

從調素脫落觀點看普通話的特殊變調現象***

程邦雄^{*}
金鐘讀^{**}

◁ 목 차 ▷

- | | |
|------------------|----------------|
| I. 前言 | IV. 調素脫落與調域變窄 |
| II. 有關上聲變調的傳統學說 | V. 調素脫落與上聲連讀變調 |
| III. 調素脫落與低調制約規則 | VI. 結論 |
-

I. 前言

除了元音輔音之外的音高、音長、音強等，我們統稱為超音質成分。一般來講，在聲調語言中，音高的作用非常大。聲調在普通話音位系統中的地位並不亞於聲母和韻母。

在普通話中，每個音節都有固定的調值，這個調值叫做“基本調值”。語流中音節與音節之間相互影響，有些音節中的調值起了變化，這種變化叫“變調”。朱川先生在《實驗語言學基礎》一文中對於三聲與三聲連讀時的變調現象，提出看法，認為是一種異化現象，陳新雄、何大安先生都支持這種看法，但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支持這種觀點。王天昌先生提出“後半上”的見解，認為在三聲連讀時前一個三聲的前半上脫落而只剩下後半上。這可能跟三聲連讀變調的特殊性有關係。最近林華先生從邊緣調素脫落的角度來看這一現象，林先生的說法跟前人的見解有所不同，本文將首先討論前人研究的成果以及林華先生的觀點，再提出我們對三聲連讀變調的見解。

II. 有關上聲變調的傳統學說

對於三聲加三聲的變調，五臺先生¹⁾說：

* 中國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 副教授(第一著者)

** 安東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副教授(第二著者)

*** 이 논문은 2002학년도 안동대학교 학술연구 조성비에 의하여 연구되었음.

在語流中，字組(兩個或兩個以上)內的各個字的聲調往往跟本調不同，這就是連讀變調。它的產生跟漢語詞匯的雙音節化有關。以北京話為例，有的是其中一個字的聲調變為另一個聲調，如兩個上聲相連，前一個上聲讀如陽平：有井=油井；有的是其中一個字出現新的調形，一般來說是趨于簡化，如上聲在其它三個聲調前調形由曲變直：北pei ㄨˇ → 北京 bei ㄨˇ 卜 bǔ ㄊㄩˋ ㄩˋ]。

朱川先生²⁾說：

輔音異化 — 俄語一詞中有兩個顫音p(r)時，必然有一個被異化為邊異化音ɱ[l]
元音異化 — 法語“militaire”前一個[i]受後一個[i]異化變為[e]
聲調異化 — 漢語兩個上聲連讀，前一個上聲被異化為升調。

以上我們考察了兩位先生對三聲連讀變調的觀點，他們都認為三聲連讀時，前一個三聲整個地變成二聲，很多學者支持這種說法，認為相同或相似的音在語流中連接時，發音拗口，於是產生了異化，致使發音不相同或不相似，但也有不同的看法，王天昌先生³⁾說：

二、前半上

如果把全上的調值「21114」中的末尾上揚部分的「4」這個次高尾音消失，而只說出「2111」這個調值來，就稱之為「前半上」簡稱「半上」……

三、後半上

如果把上聲的「21114」調值中的第一個次低起音「2」去掉，則上聲調值只餘「1114」；若再使「1」至「4」變為升調，則成「1234」的調值，這就叫做「後半上」。後半上的調型是升調 |，「1234」，因和陽平的升調 |，「35」，十分相近，一般人的耳朵聽來很不容易分辨清楚，所以通常都把「後半上」看作是陽平聲，這是因為後半上和陽平聲的調值很相近似的原故。這個「後半上」聲調的出現，是當兩個上聲音節相連的時候，才把前一個上聲變為後半上，或說變為陽平。……

國語學家齊鐵恨教授在他所著「國語變音舉例」一書第六節「上聲字的變調」中，特別指出「ㄟ」、「ㄨ」、「ㄦ」三個韻母的音節，當它變讀「後半上」時，由於這三個韻母的本身，在讀上聲、去聲時的韻值，較讀陰平、陽平時口腔略開，舌位略降，所以不能盡變為陽平的「35」，只能保留其自身韻值的後半上「1234」，不可與真正的陽平相混，他舉例說：

1) 五臺《語言研究》(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1986), 第1頁。
2) 朱川《實驗語音學基礎》(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6), 第43頁。
3) 王天昌《漢語語音學研究》(國語日報出版部, 1984), 第204頁。

ㄨ韻：「美髮」≠「眉髮」
 「水桶」≠「誰桶」
 ㄨ韻：「友好」≠「油好」
 「醜女」≠「愁女」
 ㄟ韻：「爾等」≠「兒等」
 「耳孔」≠「兒孔」

王天昌先生認為，三聲連讀時前一個三聲產生前半上脫落，而只剩下後半上。

以上是兩種對三聲連讀變調的見解。最近林華先生提出了新的見解，認為這是先發生邊緣調素脫落而產生的異化現象。林華先生的見解是 $214+214\rightarrow 21+214\rightarrow 35+214$ 。林先生的這種見解是怎麼來的呢？

III. 調素脫落與低調制約規則

林華先生⁴⁾說：

“調素”，顧名思義，即最小聲調單位；它必須有兩個功能，一是表示音高，二是表示音長。無論從音長還是從音高上來講，調素都有完整不可分性。聲調是由調素組成的：一個聲調可以由一個或幾個調素組成。

林華先生根據這一調素觀點，設定了一個理論框架，認為一個獨立的、單獨發出的、未曾發生變調的普通話聲調可視為含有三個調素。例如：

陰平→HHH	陽平→MHH
上聲→LLM	去聲→HML

林華先生又再提出“邊緣調素脫落論”，認為三聲與別的聲調(包括三聲在內)連在一起時，前面的三聲會發生邊緣調素脫落現象，在LLM中M會脫落。則

- ① LLM+LLM→LL+LLM
- ② LLM+HHH→LL+HHH
- LLM+MHH→LL+MHH
- LLM+HML→LL+HML

4) 林華《語言文字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 1998), 第48頁。

對以上②的情形沒有什麼問題，至於①LL與LLM連在一起時，發起音來不便，故主張發生異化，LL就變成陽平了。

林華先生的觀點很新穎，他能夠把聲調分析為幾個調素，這是很有道理的。林華先生認為，三聲與三聲連在一起時前一個三聲(LLM)中的M脫落。他的這種理論是怎麼來的呢？現在我們先看一下林華先生的見解⁵⁾。

老虎 35 214	粉筆 35 214	許可 35 214
有老虎 21 35 214 *35 35 214	買粉筆 21 35 214 *35 35 214	早許可 21 35 214 *35 35 214

(6)表二

上述各例說明，變調後的詞前若再加一個音節，該新加音節根據該詞的變調形態再行變調。如“老虎”中的“老”由三聲變為陽平，“老”前再加一個三聲詞“有”，該三聲不再視“老”為三聲音節，而是為二聲，所以“有”不是變為二聲，而是變為半上。（表中的“*”標記意為“下列情況是錯誤的、不合語法的。”）但是，在下列表面相同的例子中，却是另一種變調：

火鍋 21 55	準時 21 35	訪問 21 51	姥姥 21 輕聲
有火鍋 35 21 55	很準時 35 21 35	你訪問 35 21 51	我姥姥 35 21 輕聲

(7)表三

上面四個雙音節步中，第一個音節基調都是三聲，第二個音節基調分別是其他各聲調：一聲（鍋）、二聲（時）、四聲（問）、輕聲（姥）。由(6)我們得知語流中，某雙音節詞在與他詞構成詞組或短語前已經產生變調，即三音節中的中字“火”、“準”、“訪”、“姥”都是以半上的調形分別出現在前字“有”、“很”、“你”、“我”後面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前字都通過三聲變調變成二聲陽平。假如按傳統說法視三三變調為兩個三聲相同的調形(214)導致第一個三聲異化，那麼這裏“有”、“很”、“你”、“我”的變調就無法解釋，因為導致它們變調的不是(214)，而是(21)。

以上分析表明三三變調首先是由調素脫落而引起的由于調素脫落後產生了違反“抵調制約規則”的結果，導致變調位置上某些調素必須進行調整，異化便是調整手段。

早期聲調表達方法多把各個聲調作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故各聲調內部、聲調邊緣處有無類似運作，自然不易覺察或不易準確表達。同樣，近期的聲調理論雖然將聲調細分

5) 林華《語言文字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 1998), 第50頁。

為平調序列，但終因只談音高，所以仍無法準確表示聲調內部各個部分的增減等運作⁶⁾。林華先生能利用“邊緣調素脫落論”來解釋三聲與其他聲調(包括三聲在內)連讀時產生的變調現象。林華先生認為“有老虎”、“買粉筆”、“早許可”的讀法一律是“21 35 21 4”，而不可能是“35 35 21 4”⁷⁾。林先生根據這種觀點，判斷“老”、“粉”、“許”已不再是三聲而其前面的“有”、“買”、“早”的讀法是“21”，故認為這是21 4中4脫落的結果。林先生進一步考察“有火鍋”、“很準時”、“你訪問”、“我姥姥”的讀法分別是“35 21 55”、“35 21 35”、“35 21 51”、“35 21 輕聲”。

我們都知道“你好”21+21 4的問題。這裏有兩種讀法，一為“35+21 4”，一為“35+21”。這裏的“35+21”不能證明21 4調在21調前變成35調，因為我們可以設想在35+21 4中21 4讀得弱一點就會有丟失調素4的可能。但在“有火鍋”、“很準時”等中的21 4跟“你好”中的“你”21 4不同，能夠證明21 4調在21調之前變成35調。堅持傳統說法的人談的異化是21 4加21 4的問題，並不涉及到21 4加21的問題。林華先生注意到這種現象並提出一個解釋。林先生的觀點是“火”、“準”、“訪”、“姥”既然已不是三聲(21 4)而只是{21}，為什麼“有”、“很”、“你”、“我”不讀成“21”而讀成“35”呢？林先生綜合這些現象認為，不管是三聲加三聲或是三聲加非三聲，前一個三聲要經過邊緣調素脫落(即21 4中的4脫落)的過程。那麼為什麼這21變成35呢？林華先生認為這21後面出現的如果不是21或21 4(例55、35、51、輕聲)，則保持21調，如果這21後面出現的是21或21 4，則這21變成35。他用“低調制約規則”來說明這裏發生異化，結果這21變成35了。

林華先生認為21加21或21 4時，前一個21發生異化而變成35。林華先生認為由於邊緣調素脫落現象，在21 4+21(或21 4)中先經過21+21(或21 4)，再發生異化。問題是林先生怎麼知道21 4+21(或21 4)一定經過了21+21(或21 4)這一過程呢？再者，為什麼21+21(或21 4)中的前一個21一定要變成35而不變為其他聲調？

在21 4+21 4中前一個21 4整個變成35的話，傳統的異化說可以說有道理。問題是在21 4+21 4中的21 4也變成35。因此，林華先生才提出新的觀點，認為先經過調素脫

6) 林華《語言文字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 1998), 第49頁。

7) 林華先生認為“買粉筆”讀成“35 35 21 4”是不對的，但這不一定是事實。兩個上聲相連，前一個變得像陽平，調值34，如“理想”、“美好”、“領導”。如果相連的上聲不止兩個，則可以根據詞語含意適當分組，按上述辦法變調。例如：

廠黨委、洗冷水、紙老虎/21 4+/+21 4+/+21 4/→{21}+/+35+/+21 4/

展覽館、演講稿、總統府/21 4+/+21 4+/+21 4/→{35}+/+35+/+21 4/

如果三個以上的上聲音節連在一起，可根據詞語內在的結構層次，比照上述公式進行變化。問題是如果快讀，也可以只留最後一個讀上聲，其餘一律讀陽平。“買粉筆”可以讀成“21 35 31 4”，也可以讀成“35 35 21 4”，但我們讀“相橫掃”時只能讀成“21 35 21 4”而不能讀“35 35 21 4”。由此可見，粉筆的讀法不但跟粉的“35”有關係，也跟粉的“21 4”有關係。

落，而後發生了異化現象。林華先生認為214+21(或214)先經過了21+21(或214)，但21+21(或214)前後都是低調，故很不適合連讀。如果如同林華先生的主張一樣，214+214中前一個214中4先脫落，然後這21變成35的話，我們也可以說在21+214中前後都有21低調，結果發生異化，而21變成35。但是我們推想，可能根本沒有走這一過程。再者，林先生見解不能解釋為什麼21一定要變成35。如果21一開始就變得跟二聲一樣的話，何以會有美髮≠眉髮，水桶≠誰桶，友好≠油好，醜女≠愁女，爾等≠兒等，耳孔≠兒孔等現象呢⁸⁾？

我們在第二節裏談到了王天昌先生的觀點。王先生雖然沒有提到調素脫落論，但從他的敘述中可看出，他持有調素脫落這種看法。王天昌先生認為214+214時前一個214中的2脫落，變成了14+214。這14調實際上是1234調，與35調(345)一樣都是升調。久而久之，這14調就變成35了。

語言都會隨時間發生變化的，我們研究語言演變時，往往會發現語言演變的痕迹。根兒、歌兒的讀法老年人與年輕人不完全相同。老年人把它們區別開來，是跟“歌”的“y”與“根”的“e”不同相關連的。但這yr與ər其讀音差不多，故久而久之，年輕人把kyr與kər混淆無別了⁹⁾。當初“美髮”、“水桶”、“友好”、“醜女”、“爾等”、“耳孔”等中的前一個字的聲調跟二聲不完全相同，久而久之，現在年輕人把“美”、“水”、“友”、“醜”、“爾”、“耳”等讀得跟35完全一樣了。如果從這種角度來看，王天昌先生的觀點是不無道理的。

傳統的說法認為三聲加三聲時前一個三聲讀成二聲，對這種見解，在我們全面地考察了變調的過程後，我們認為不如林華先生運用他提出的“邊緣調素脫落論”來得恰當。問題是林華先生認為，在兩個三聲連讀時前一個三聲中的調素4脫落而變成21+214了。連讀起來這是很不方便的，故21才再變成35的。這正是林華先生提出的由“低調制約規則”而產生的異化現象。依據王天昌先生的看法，在214加214中前一個214並不是直接變成35，而是214中的4先脫落，也可以是2脫落。如果調素4脫落，則會同“低調制約規則”相抵觸。因此，214+214中前一個214中的調素2先直接脫落。在14加214中14與後面的214很不一樣，不具有異化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之下，把這一由14變成35的現象

8) 杜偉東先生《普通話朗誦教程》：

(2) 由於變調，上聲後面的上聲整個調值為次高，第一個上聲跟陽平相似，但在固有上聲調(陽平)後面上聲，要比由上聲變調而形成的升調後面的上聲高，這說明，上聲調變調之後並沒有變到陽平調那樣的高度，比較下面A、B兩組：

A. (陽+上) 平等 成果 殘忍 圖紙 傳統 明顯 竹筍 停止 ~

B. (上→半上+上) 寶塔 保險 儘管 整體 改口 早晚 女子 ~

(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第152頁。

9) 林燾《語音探索集稿》(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第63頁。

說成是異化，這是值得商榷的。

IV. 調素脫落與調域變窄

徐世榮先生¹⁰⁾說：

兩個相同的聲調相連，兩個字是一個詞，後字重讀，即保持原調，前一個稍輕，就要發生變化。但是有顯有不顯的。兩個陰平相連，如“今天”，前一個字不是 $\uparrow 55$ 而變為 $\uparrow 44$ 或 $\uparrow 33$ 。(可叫“半陰”。)

$\uparrow 55 \uparrow 55$ 變化： $\uparrow 44 \uparrow 55$

兩個陽平相連，如“和平”，前一個字不能再保持 $\uparrow 35$ 的調值，而變得接近 $\uparrow 34$ 。(可叫“半陽”。)

$\uparrow 35 \uparrow 35$ 變化： $\uparrow 34 \uparrow 35$

兩個去聲相連，如“注意”，前一個字不能再保持 $\searrow 51$ ，而變得接近 $\searrow 53$ 。(可叫“半去”。)

$\searrow 51 \searrow 51$ 變化： $\searrow 53 \searrow 51$

這三種變化都不太顯著。

兩個上聲相連，好“美滿”，變化就十分顯著，前一個變得像陽平——但并非陽平。這個變調本書裏叫做“直上”。普通話上聲是個曲折的調形(“曲調”)而且發音較長，如果相連的兩個上聲完完全全念出，聲帶鬆緊反復的變化太大，所以把曲調扯成升調 24，很像陽平 35，一般說是“變成陽平”，也可以。(但那就不好解釋，它既然真的變為陽平了，為什麼三個上聲字相連，第二字已變陽平，第一字為什麼不按在陽平前變“半上”的規律起變化，而也是變為陽平？三個上聲字相連的變化詳後。)

徐世榮先生的看法跟林華、王天昌等先生們又不一樣，他認為214+214中的前一個214直接變成24。這裏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兩個相同聲調相連時的變調情況。徐世榮先生認為 $\uparrow 55 \uparrow 55$ 變成 $\uparrow 44 \uparrow 55$ ，這裏我們把前一個發成44或33也可以，事實上也可以發成55。值得注意的是 $\uparrow 35 \uparrow 35$ 、 $\searrow 51 \searrow 51$ 分別發成 $\uparrow 34 \uparrow 35$ 和 $\searrow 53 \searrow 51$ 。這意味着什麼？

杜偉東先生¹¹⁾說：

其二，協同發音與變調的語音生理機制不同，如在“上上”中，第一個聲調變為不同的聲調，是由于逆向的聲調異化形成的，其生理機制是，當喉頭肌肉來不及在一個連續的降升之前，再作一個連續的降升動作，故有的聲調只要一接近，就會發生同化或異化作用；而協同發音却不拘泥於一個情況，在“去去”中，第一個聲調保持不變，而後面聲調的高始點阻止了去聲通常所達到的低終點，去聲下降的這種中斷應歸因於聲調的同化，這屬協同發音。

10) 徐世榮《普通話語音常識》(語文出版社，1993)，第113頁。

11) 杜偉東《普通話朗誦教程》(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第149頁。

根據杜偉東先生的見解，我們可以把兩個相同聲調相連的情形分為兩類：一為同化，一為異化。如果在53+51中，其調域是相同的話，也許是個同化現象。

吳潔敏、朱宏達先生¹²⁾說：

在單獨念無輕聲的雙音節步詞中，往往後一個音節重讀，前一個音節中讀，組成“中重”型。如：

矛盾 馬路 粉碎……¹³⁾

又說¹⁴⁾：

一般說的重音，是指說話或朗讀時讀的比較重的音節或詞語，所以人們往往以為語音的輕重是由氣流的強弱決定的。然而，漢語的重音並不像非聲調的重音語言那樣，是說得響一點兒，聲音大一點兒，用勁一點兒；而是說得長一點兒，寬一點兒（時間長一點兒，音程大一點兒），就是使低的更低、高的更高。

問題是53+51是中重型的，其調域是不同的，因此我們認為在解釋這種現象時應該從調域變窄這一角度出發。

李思敬先生¹⁵⁾說：

只是，聲調裏的音階變化一般不是跳動式的，而是滑動式的，連貫的。比如去聲從5到1，並不是從5一下子跳到1，中間還要經過432等過渡音程，是很快地滑過去的。其他各調都是一樣的道理。

53和51相連在一起時，前一個53的調域比後一個51要窄，故會引起變調。我們注意雙音節詞各音節的長度、強度問題。一般來講，第一個音節短且弱，第二個音節長且強。在短且弱的音節中往往發生音變，這是個很普通的現象。例如“預報”、“特色”的實

12) 吳潔敏、朱宏達《漢語節律學》（語文出版社，2001），第288頁。

13) 王理嘉、陸儉明《現代漢語》：

普通話多音節詞以雙音為主，雙音節詞的輕重格式基本上只有兩種：

重輕	中重
蚊·子	文字
玻·璃	綠茶

（商務印書館，2001），第129頁。

14) 吳潔敏、朱宏達《漢語節律學》（語文出版社，2001），第282頁。

15) 李思敬《中國音韻學基礎》（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第200頁。

際音值是「53+51」，在“不是(búshi)”和“不是(bùshi)”中“不”的調值實際上分別為“35”與“34”。傳統的觀點認為這53、34是51、35的變調。

從變調角度來看，無論是詞還是短語變調，變調音節都伴隨有發生不同程度的音長改變現象，通常比本調音節減少了音長。石基琳(1987)利用美國貝爾實驗室電腦語音設備對普通話聲調實測所得數據表明，普通話元音在變調位置上比在停頓前位置上平均短二分之一。如果只談調高而不考慮調長，就無法描述或解釋這種連讀變調中的音長改變¹⁶⁾。普通話雙音節組合，一般總是前音節比後音節短一些，調域也變窄一些，故與後一音節相比，前一個音節容易發生變調¹⁷⁾。

傳統聲調研究理論只注重聲調的音高，而忽略了聲調的音長。林華先生注意到聲調的音長問題，從“邊緣調素脫落論”的觀點把每個聲調分成三個調素，認為這是531、345中邊緣調素1、5脫落而產生的結果。如果我們利用林華先生的公式，則可以說：

$$555 + 555 \rightarrow 55(\text{或}44) + 555$$

$$345 + 345 \rightarrow 34 + 345$$

$$531 + 531 \rightarrow 53 + 531$$

以上的變調，我們認為都是邊緣調素脫落引起的結果，而這種現象跟調域變窄有密切關係。

V. 調素脫落與上聲連讀變調

至於上聲相連的情形，王天昌先生提出“後半上”(14調)的觀點，認為在兩個三聲連讀時前一個三聲的前半上脫落而只剩下後半上。我們看中國語的四聲是55, 35, 214, 51調，沒有一個聲調是以1度開始的，那麼對中國人來說214+214中前一個214一下子發成14¹⁸⁾是很不習慣的一種讀法。徐世榮先生認為

16) 林華《語言文字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 1998), 第49頁。

17) 林華先生《語音探索集稿》:

前面已經提到，漢語雙音節組合，一般總是前音節後音節短一些，不但短，而且高一些，調域也窄一些，形成前短後長、前高後低、前窄後寬的雙音模式連讀變調就是在這樣的模式中進行的。(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0), 第162頁。

18) 徐世榮《普通話語音常識》:

上聲標記為 \vee 214，看來彷彿前半21短而後半14是，這是受了線條地位的局限，實際應是21長，短，但這樣太難看，太占地位，因而定為 \vee 214，千萬不要相反地認為下降短而上升長。

案王天昌先生認為全上的調值是「21114」，天先生的前半上與後半上分別是「2111」和「1114」嚴格來講這「1114」調不是典型的升調。

214+214→24+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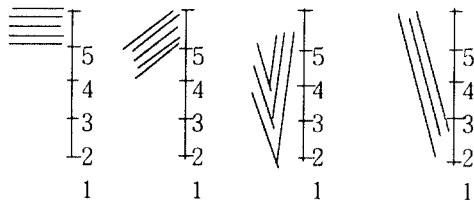
這裏最方便的是跟其他的類型一樣，把前一個214中的邊緣調素4去掉，讀成21+214。因為這樣做會發生兩個低調相連在一起，不容易發音，故才有了前一個214中的1被擠掉的現象。其實，在普通話中相同的聲調連在一起都發生變調，問題是上聲相連時比其他相同聲調相連，其變化顯著，才被人們重視。跟其他相同聲調相連不同，214中脫落的不是邊緣調素4而是1。這顯然跟變緣調素脫落無關，而是因為由于前一個214的調域變窄而中間的調素1被擠掉而變成了直調。

漢語的上聲相連時正是中重型，那麼前一個上聲的調域變得要比後一個窄，結果214中的1被擠掉變成24了。故俞敏先生¹⁹⁾說：

照規矩，兩個上聲音節連起來，第一個應該變得像陽平，也就是說，“好米”像“毫米”，“五反”像“吳反”。這種條例，別看好像瑣碎，倒是必要的。怎麼說呢？因為要是遵照原樣子念成“降升降升”，聲帶的肌肉就得作“由緊到鬆，再由鬆到緊，再由緊到鬆，再由鬆到緊”一共四個動作。這也太難了。所以生出一條變調的條例來，把前一個音節改成只升不降，省去一次肌肉的動作。

葉寶奎、曾傳興、張修仁先生等²⁰⁾說：

五度標調法用/55/代表陰平，/35/代表陽平，/214/代表上聲，/51/代表去聲，實際上這只是以典型調位變體代表調位，而每個調位除了典型變體之外還包含許多一般變體，如下圖(1)所示：



陽平的讀法一般認為是35，但聲調的調域是相對的。五度制標調從最低的1度到最高的5度，是聲調的調域範圍，任何調值都不能高于或低于這個調域，但是調域本身並沒有絕對的標準，不只是每個人調域的頻率範圍不同，就是同一個人，說話時的調域也是有時寬，有時窄，有時高，有時低的²¹⁾。其實，陽平讀成24也是可以的，三聲的調

(語文出版社，1993)，第121頁。

19) 俞敏《俞敏語音學論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04頁。

20) 葉寶奎、曾傳興、張修仁《現代漢語》(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第66頁。

值爲214度，以調的音長來說，要比普通話其他三個聲調都長些，三聲跟其他聲調連在一起說讀時，如果仍照214度的音長去說讀，會顯得特別長，滯礙難讀，而且跟其他的聲調也不調協，聽起來也難聽，令人有受不了的感覺。如果在其他三種聲調之前讀成24度（很像陽平），這樣聲調的音長顯得短了一些，說起來就方便流利多了，聽起來也有自然俐落之感。

王士元先生認爲五度值本身是一種抽象的描寫，“是通過人的耳朵得出的對實際音高的間接的帶有相當模糊性的描寫”。五度值記的方法從根本上來講並不是“對客觀的物理量的描寫，而是一種心理印象的記錄”，“多少帶有印象派的痕迹”²²⁾。後半上實際上是由曲線性聲調(214)變成推移性聲調(24)。這(24)調雖然跟陽平不完全相同，但兩者都屬於推移性聲調而其調值也都是升調，因而很相近²³⁾。故一般人不容易分辨出其不同。久而久之，一般人往往把後半上與陽平相混淆而變成(35)調(或接近(35)調)了。

早期的人能够把24與34或35區別開來，但因為兩者很像，故久而久之人們把24說成34或35了。依據這種看法，我們才能够解釋出林華先生的看法所留下的疑點。因此我們說214變成24是一種降升調(214)變成升調(24)的現象。

VI. 結論

三聲加三聲時前一個三聲變成二聲，對於這一現象很多研究者認爲是異化。持有此看法的人都沒有“調素”的概念，把三聲看成是一個不可分析的單位。林華先生也主張這是一種異化現象，但其觀點跟傳統說法很不一樣。林先生是從“調素”的概念去看這一問題，並運用“邊緣調素脫落論”來解釋這一現象。

林華先生認爲214+21(或214)時前一個214中4脫落，結果變成21+214了。林先生再依據他的“低調制約規則”判斷出21異化爲35了。林華先生提出的兩種理論，即“邊緣調素脫落論”與“低調制約規則”是很有用的。但林先生的見解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他並沒有提出證據證明214+21(或214)是先經過了21+21(或214)這一過程，一是他沒有說明他的21爲什麼一定要變成35。王天昌先生認爲三聲加三聲時前一個三聲214中脫落的是2，而三聲加非三聲中前一個三聲214中脫落的是4。這種現象說明214加21

21) 林燾《語音探索集稿》(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0), 第160頁。

22) 石鋒《語音學探微》(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0), 第40頁。

23) 柴世森、張菊坪、吳繼章、劉金表《普通話教程》:

兩個上聲相連，前一個變得像陽平，調值]34。如‘理想’、‘美好’、‘領導’。(語文出版社, 1990), 第72頁。

4應經過14加214這一階段。久而久之，這14就變成35了。我們考察了三個上聲連讀的情形以及漢語雙音詞的第一個字的調域變窄等情形後，認為在214+21(或214)中的前一個214被擠掉了1而變成24調了。

【參考文獻】

- 五臺〈關於“連讀”變調的再認識〉《語言研究》，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6
- 朱川《實驗語音學基礎》，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 王天昌《漢語語音學研究》，國語日報出版社，1984
- 林華〈“調素”論及普通話連讀變調〉《語言文字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1998
- 林華〈“調素”論及普通話連讀變調〉《語言文字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1998
- 林華〈“調素”論及普通話連讀變調〉《語言文字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1998
- 林華〈“調素”論及普通話連讀變調〉《語言文字學》，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1998
- 林燾《語音探索集稿》，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
- 杜偉東《普通話朗誦教程》，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 林燾《語音探索集稿》，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0
- 徐世榮《普通話語音常識》，語文出版社，1993
- 杜偉東《普通話朗誦教程》，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
- 吳潔敏、朱宏達《漢語節律學》，語文出版社，2001
- 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編《現代漢語》，商務印書館，2001
- 吳潔敏、朱宏達《漢語節律學》，語文出版社，2001
- 李思敬《中國音韻學基礎》，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 徐世榮《普通話語音常識》，語文出版社，1993
- 俞敏先生《俞敏語音學論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 葉寶奎、曾傳興、張修仁先生等編著《現代漢語》，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
- 石鋒《語音學探微》，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 柴世森、張菊坪、吳繼章、劉金表《普通話教程》，語文出版社，1990

【韓文提要】

제 3성과 제 3성이 서로 연이어 있을 때 성조 변화가 일어난다. 앞의 제 3성이 제 2성처럼 변하며 이를 전통적으로 이화현상으로 본다. 그런데 林華 선생도 이를 이화현상으로 설명하지만 그 관점은 사뭇 다르다.

전통관점과 달리 林華 선생은 제 3성을 다시 세 개의 調素(LLM)로 구성된다고 보았다. 林 선생은 다시 진일보하여 214+214에서 앞의 214 중 조소 4가 먼저 탈락, 이후 다시 이화현상이 일어나 35+214로 되었다고 본다.

흥미로운 점은 214+214에서 나온 35+214의 35와 35+214의 35의 音值가 왕왕 나이든 중국인의 입에서 다르게 발음된다는 점이다. 이 점에 착안하여 徐世榮 선생은 214+214→24+214로, 즉 제 3성 연독시의 성조변화를 214 중 1의 탈락으로 본다. 214+214는 먼저 24+214의 중간과정을 거쳐 지금은 35+214로 변천되었다는 견해이다. 만약 이런 추론이 성립된다면 214+214의 성조변화는 이화라기 보다 調素의 탈락 현상으로 설명하는게 타당하다고 본다.

【주제어】

上聲連讀變調, 調素脫落, 低調制約